

# 新俄語選

L. 郭沫若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5068

新 俄 叢 書  
新 俄 詩 選

紅  
勃

別  
元



紅  
勃

五  
三  
九  
二

錢君徇裝幀



新 俄 詩 選

L. 郭沫若合譯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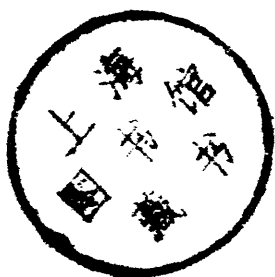
1555577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一九三〇年四月再版

2001——3509

本書實售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 俄 詩 選



## 新 俄 詩 選

- 小序.....
- 一 布洛克.....  
    西叙亞人
- 二 柏里.....  
    摘錄自“基督起來了：23”
- 三 葉賢林.....  
    變形：第三部
- 四 馬林霍夫.....  
    “強暴的游牧人”  
    十月
- 五 愛蓮堡.....



“我們的子孫之子孫”

- 六 佛洛辛……………  
    航行
- 七 阿克馬托瓦……………  
    “完全賣了，完全失了”  
    “而且他是公正的……”
- 八 伊凡諾夫……………  
    冬曲：第三部 (Sonnet)
- 九 阿里辛……………  
    不是由手創造的  
    縫衣人
- 十 嘉斯特夫……………  
    我們長自鐵中  
    工廠汽笛
- 十一 吉拉西摩夫……………  
    第一球的轉動
- 十二 白德宜……………  
    新林  
    Nepmen

- 無人知道
- 十三 馬亞柯夫斯基……………
- 我們的進行曲
- 巴爾芬如何知道法律是保護工人的一  
    段故事
- 非常的冒險
- 十四 柏撒門斯基……………
- 農村與工廠
- 十五 喀辛……………
- 砌磚人
- 木匠的鉋子

## 小 序

這部“新俄詩選”是L·由Babette Deutsch與Avrahm Yarmolinsky譯編的“Russian Poetry”的第二部翻譯出來的。我把來和英譯本細細的對讀過，有些地方且加了很嚴格的改潤；但如柏里的一首，葉賢林的一首，以及“縫衣人”“工廠汽笛”，“Nepmen”，“農村與工廠”“砌磚人”“木匠的鉋子”等篇我差不多一字都沒有改易，那完全是L·的。L·的譯筆很流暢，造語也很有精妙的地方，讀他的譯詩多少總可以挹取一些原作的風味。

原來譯詩是一件很難的事體，況這書又是重譯，這裏當然儘含有不能令人滿足的地方，不過

國內的人很渴望蘇俄的文學，而習俄文的友人又多無暇顧及文學作品的翻譯，所以目前在便宜上也只好以重譯的辦法來療慰一般的渴望了。

至於這兒所選的詩只是革命後四五年間初期的作品，嚴格的說來，這些詩都不足以代表新俄的精神。手法未脫陳套，思想亦僅是感情的衝動，沒有真正的 Marxo-leninism 來做背境，這在俄國方面的批評家已經都是早有定論的。不過我們從這兒總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大潮流和這潮流所推動着前進的方向。

歷史是進展着的，一切舊的分子被消化或被排除而昇華成更新的產物。讀者把這部詩和舊時代的詩比較，更把這部詩和最近蘇俄的詩比較，我想除詩的鑑賞外總可以得到更重要的一個甚麼。以歷史的進展的眼光去觀察事物，是人生中最切要的事。

“最新蘇俄詩選”，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繼此書而出現的。

沫若 25, II, 1929。

I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lok

## 布 洛 克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lok)

1880—1921

### 西 敘 亞 人

你們是百萬人羣，我們是無數羣衆，  
無數的羣衆，無數的羣衆。  
來呀，一戰！我們是西敘亞人，  
也是邪視的，貪鄙的，亞細亞的敗種。

你們的歷史千百年，我們一點鐘，

就像可憎的奴才，馴服而惶恐。  
我們總是擋箭的牌子，  
在歐洲人與憤怒的蒙古人中。

你們爐頭上的鐵槌聲，  
掩沒了千百年雪山崩潰的轟響；  
你們所聽的故事像老的里士榜  
與麥洗拿的儻來的命運蠻野，荒唐。

是的呀，你們是久已相愛不來，  
我們的熱血却是還能相愛；  
你們久已忘了的那種愛的滋味，  
那燃燒着如像燎原一般的火災。

一切的東西我們都能嗜愛  
數字的寂樂，藝術的歡快。  
一切的東西我們都算知曉：  
加爾的光明，臨盆的日耳曼的懊惱。

一切的東西我們都能記憶，  
巴黎的地獄，威尼斯的漣漪，  
檸檬的綠林遠遠透出的馨香，  
幽暗的科洛奴教堂頂上的頹廢的月光。

我們愛那肉的色，肉的味，  
肉的殺人的香，濃重而鮮美。  
你們的骨頭要在我們有力的赤爪下碎折，  
難道是我們的過罪？

所以我們愛戲獵小小的野馬：  
牠們長成而微弱的搖動狂亂的鬃毛，  
我們要緊鎖牠們強項的咽喉。  
馴善的女子養成奴才——否則去掉！

離開戰爭的黑路請來投入我們，  
投入我們和平的擁抱而安息，  
同志們，現在還可以亡羊補牢，  
把刀插入鞘中，我們如兄弟般的親熱。



你們不來，我們也沒有什麼耗損，  
舊式的偏見我們也知道得深深。  
許多的世紀，許多的世紀，  
你們病弱的子孫都將要咒罵你們。

歡迎巧麗的歐羅巴，  
你們要在你們的迷宮中散播野種。  
我們將要向着你們，  
以異邦的亞細亞的面孔。

你們眼注東方已有幾個世紀，  
你們把我們的珍珠貯在你們的寶藏；  
你們譏嘲着以為總有一天，  
要把你們的大砲射入我們的胸膛。

時候到了災難展着牠的羽翼，  
凌辱是按日地與時俱漲。  
你們的時辰就要到了，

你們那驕傲的無力的拍斯坦立地下場。

呵，舊世界生命還有時停止着你的老步，  
呵，你頹廢的，呵，你破落的，呵，你狡  
    黠的妖狐！

你停止着在這兒，就好像厄狄拍斯  
在哥芬克司的怪眼之前凝固。

是呀，露西亞是一個哥芬克司，  
激昂的，愁慘的，奔騰的污血，她不能  
只是停滯着她的眼珠把你們凝視，凝視，  
    凝視，  
以石脣的愛戀對你，而且懷恨在心。

滾罷，你們全體快滾到烏拉爾的要塞，  
我們要準備出一個戰場來激戰，兩下分開，  
一邊是野蠻的蒙古的游牧人種，  
一邊是殘忍的科學帶同着殺人的機械。

但是我們，我們又不願再作你們的擋箭牌，  
儘管戰陣的呼聲是怎樣的叫號。  
我們只遠遠的，以無情的灰細的眼睛，  
望着這場決死戰的煎熬。

凶殘的匈奴要橫肆屠殺赤土千里，  
要焚燒廬舍，夷教堂爲獸欄；  
白人的肉臭要彌滿於空間，  
我們也全不照管。

舊世界在這最後一次我們招呼你來，  
在我們的圍牆中以同胞的盛筵款待。  
來分享我們平和的灼熱的勞動，  
野蠻人古琴的號召只這一回。

II

Andrey Bely

# 柏里

(Andrey Bely)

1880—

摘錄自“基督起來了：23”

露西亞，  
我的國家——  
你  
是穿着太陽的婦人，  
一切對於太陽的眼睛  
都在望着……

我看得明白呀：

露西亞，  
我的露西亞，  
是上帝的負托者，  
殺着惡蛇……。

人民  
住在上面的  
經過烟霧  
伸出他們的膀臂  
向她的天空，  
空中彌滿着歌聲，  
彌滿了  
一位轉凡天使的火把。  
注意，  
我覺得我的喉頭  
有情緒在抓拿。

## 葉賢林

(Sergey Alexandrovich Yesenin)

1895——1925

變形： 第三部

噯，露西亞人，  
宇宙的漁翁。  
你把晨光的網撒遍天上，  
吹響你的號筒！

在暴風的耕犁之下，

地球也發出怒號。  
挖崩無數的山谷，  
有金齒的鏟刀。

一個新的播種者，  
徘徊於四處的田園。  
許多新的良種子，  
散播畎畝之間。

光榮的來客  
駕着一乘馬車。  
奔騰的駿馬  
馳騁雲霞。

羈馬的提韁  
碧綠；  
韁上的鸞鈴  
星華。



III

Sergey Alexandrovich Yesenin

## 馬霍林夫

(Anatoly Borisovich Marienhof)

1897 —

“強暴的游牧人”

亞細亞的  
強暴的游牧人  
徒火槽中傾出火雲！  
拉辛的死形報復了，  
巴加卻夫的痛苦，  
鬍子已經扯光。

鐵蹄

踏碎了

冷了許多世紀的

地球的項頸，

高高的青天，像隻線襪

後跟上破了一個洞，

已經完全洗清了，

取出洗衣的盆中。

十月

我們把人倫的信條蹂躪，

我們要粗暴的坐行，

帽子要頂在頭上，

兩腳要踏在桌子的當心。

你們不喜我們，

自從我們以流血爲大笑，

**IV**

Anatoly Borisovich Marienhof

自從我們不再洗滌那洗了萬遍的襤褸的布  
條，

自從我們敢：亡八蛋嘍！這樣震耳的大叫。

是的，先生，這條脊骨  
儼如電話桿那般的直挺，  
但不祇區區一人，全露西亞人的脊骨  
已屈服了許多年辰。

地球，誰還比我們叫的大聲？

你說：滿院的瘋人——

沒有路標——沒有火把——鬼闖鬼挺——

禮拜堂的廊下，我們紅色的跳舞，幾多光  
榮。

甚麼，你不信？這兒有游牧的人羣，  
雲彩的牧畜聽從人的指揮，  
青天如像一件女人的衣裳，  
太陽也失掉了他的光威。

基督又釘在十字架上，巴拉巴司，  
我們紆囑的護送着，送到退爾司柯依……  
誰要來干涉呀，誰？這西敘亞的奔馬？  
提琴彈着馬賽歌的音調？

這樣的事情從前你曾經聽過。  
爲地球打鋼錫的鐵匠，  
要鷹揚地抽他粗糙的淡巴菰  
就和時常騎馬的軍官一樣？

你問——這一下呢？  
這一下要跳舞許多世紀。  
我們敲遍處處的家，  
不會再聽見：王八蛋，滾開去！

我們！我們！我們隨處都在：  
在足光的面前，在輝煌的舞台，  
不是細膩的抒情詩人，

而是激昂的丑怪。

垃圾堆，把一切垃圾都堆成堆，  
像薩服那洛拉，伴着頌主的歌聲，  
送入火中……我們怕誰？  
靈魂纖弱的人造人已經成爲了——世界。

我們的每天，都是聖經的新的篇章，  
每頁在千百代中都是偉大。  
我們今要被後人稱頌：  
他們幸福者，生在一九一七年的年代。  
而你們却還在大罵：該死的奴才！

你們依然在無限的悲啼。  
蠢東西！  
不是昨天粉碎了，  
像被汽車房中突然馳出的汽車，  
壓死了的一隻鴿子？

## 愛蓮堡

(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

1891——

“我們的子孫之子孫”

我們的子孫之子孫將要驚奇，

翻開着教科書的篇頁：

“一九一四……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他們怎麼生活過來？？可憐的妖孽！”

新時代的兒童翻讀着戰史，

曉得許多演說家與將軍的名字，



許多損失的數目，  
許多年月日時。  
他們不會知道戰壕上 玫瑰花是如何的嬌  
香，  
排砲間飛翔着的春燕是如何的呢喃，  
那幾年的生命啊，  
是如何的燦爛。  
太陽的笑容絕不，絕不有過這樣的明亮，  
向着下方劫後的市場，  
當從地窖中爬出來的人民，  
驚疑了：不想這兒還有太陽？  
激昂的演說有如春雷，  
精神的軍卒視死如歸，  
但是在衝鋒的一小時之前，  
兵士們還欣賞過雪珠的香味。  
人民於黎明時引領就義，  
但只有他們知道四月的某日晨早甚麼事情  
要起。  
圓形屋頂放出斜射的光線，

**V**

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

風聲也力陳：等待！一秒！只有一秒的須臾！

接吻啊，他們悲憤的嘴唇不再分離，  
握手啊，他們的手與手緊緊的握在一起。  
博愛的意義是說：我可以死！我可以死！  
愛的意義是說：在風中放火焚燒！  
愛的意義是說：你們在那兒那兒？  
他們只愛好這顆叛逆的溫柔的星星，和現時的人們一致。

那幾年中菜園不產金黃的瓜菜，  
只有裁判的五月，只有迅謝的花朵。  
那幾年中不聽見有人叫道：“久違！”  
只有簡單的回答：“再會”！  
請翻讀我們的歷史而驚奇，  
你們沒生在我們的時代——能不悲啼！  
我們是宇宙中一夜的旅客。  
我們博愛了，我們破壞了，我們永在了——  
在我們死的時刻。

但是不滅的壽星照在我們的上頭，

在這星光之下我們爲你們傳遞消息。  
在你們的眼中，我們的熱望依然在燃燒；  
在你們的口中，我們的革命依然在響亮。  
遠在黑夜之中，幾代了，幾代了，我們散  
播着——  
我們毀滅的生命的火種的飛光。

## VI

Maximilion Alexandrovich Voloshin

## 佛 洛 辛

(Maximilion Alexandrovich Voloshin)

1877——

### 航 行

五天之中我們都在巡邏，  
沒有放下一次張起的風帆。  
黑夜便在海灣中過度，  
也泊過小小的山隈河口，  
月輪照徹海濱的沙山。  
白晝的風把我們吹送，

沿着淺淺的不毛的沙岸，  
泛着白色的泡沫就像沸騰一般。  
把木雕的船舵暫停，  
從高高的船頭之上  
我注視  
船面的歌舞；  
海波高舉發出輝光，  
交織的船纜綵飾着  
自由的海洋。  
我聽見海浪衝擊的飛濺，  
高立的桅檣軋戛作響，  
流水在船頭下鼓蕩，  
但這是平安的渡航……  
後面——一座城市，  
滿城的旗幟，  
招展着紅色的歡喜  
恐怖和憤怒的狂熱，  
調劑以粗暴的滑稽，  
震撼着因有無窮的希望，

熬受着飢饉，瘟疫，流血——  
城中的遲春妝飾着滿身的花朶，  
偷偷的要想逃遁。  
但是這兒——只是無風，無聲無底的深淵。  
天與海是一個大真珠貝的  
貝葉兩扇  
太陽被困在她光線的蛛網。  
船也像高掛在雲端  
有迷離如烟的光輝燦爛。  
那面是你們的陸地，  
有木，有沙，有石——你們的陸地  
受着無聊的人們的踐踏已經弄疲。  
人們的無聊我可以爲你作個見證，  
我可以領導你由一葉的路徑  
使你可以知道這條黎明的大海，  
是怎樣的遼闊而可怖地淵深。



**VII**

**Anna Akhmatova**

## 阿克馬托瓦

(Anna Akhmatova)

1889——

“完全賣了，完全失了”

完全賣了，完全失了，完全搶盡了，  
死神的翅在我們眼前閃出黑光，  
完全被痛苦的想望，病弱的熱懷敲盡——  
這樣情形我們如何還有信仰？

白日的城市呼吸着櫻桃的濃香，

吹送自無何有鄉的深林；  
夜間迺又有奇妙的星座，  
照耀在蒼白的夏夜的天心。

這些房屋，垃圾，這些敗瓦頹垣，  
也經受了點石成金的奇幻；  
天堂今到眼前來  
渴望的，絕望的，衆人之所暢望的，而所  
未諧。

“而且他是正直的……”

——羅德的妻子在後邊回頭一看，就變成了一根  
鹽柱。 創世紀十九章——

而且他是正直的射出光線，  
大步的跟在天使之後走上黑山。  
但她是厭惡的行着——暗暗對自己言談：  
“現在還不過遲，爾還可以注目一觀——

在索登的朱漆的塔上；  
你在那裏紡線，你在那方歌唱；  
那屋子有安慰你的高朗的明窗，  
牠看見你初嫁；看見你在那兒生郎。”

她回頭轉望，她不覺心傷；  
她思慕如渴的眼睛已不能再張；  
她的身體成了白鹽，她的血流已殭；  
地球把她擺定，就像一株木樁一樣。

這兒或許有人要爲這個女人流淚，  
或者還以爲她的丟命是很足傷悲？  
只在我的心裏是沒有矇蔽，不會遺忘，  
她丟了她的生命祇爲回頭一望。

## VIII

Vyacheslav Ivanovich Ivanov

# 伊凡諾夫

(Vyacheslav Ivarovich Ivanov)

1866——

冬曲：第三部  
(Sonnet)

現在是靈魂的冬天，  
太陽的光熱斜射而淡遠。  
紛紛的大雪四處飄飛，  
嚴峻地要把精神壓萎。  
來，放上一些柴炭，

熊熊的爐火頹忙地好作成你的晚餐；  
時間已够了；全體都已安息，  
我們也安息罷；啊，好深的墳墓，循環！

冰封雲壓了生命的活泉，  
火種也從此不再勇敢……  
啊，不要在緊裹的尸衣下把我窺看。  
我的幽靈拖着它溫和的奴隸喪棺；  
但是真體的我，肉體不能命令，  
他工作在非人所造的廟庭。



# **IX**

Piotr Vasilyevich Oreshin

# 阿 里 辛

(Piotr Vasilyevich Oreshin)

1887——

不是由手創

## I

落上你的面皮，  
傾滴  
和杯倒入溼地。  
以你老的狐眼，  
白內症的睜光瞎子，

看

我是一個怎樣的豪傑！

2

紅蘿蔔的根  
濃眉的早晨，  
森林的黑暗，  
小麥，  
村後的車輪，——  
我的全身。

3

長的雙耳，  
一團紅髮蒙茸，  
滑稽  
像是驢子們的雙耳  
通過九重天空！

4

一雙  
抽筋的眼睛——  
一雙  
大洋在我中心  
濃密的  
球狀的睫毛  
在我頰骨上  
綠幽幽地燃燒。

5

我的石唇  
唱出歌詞  
從東到西。

6

四足  
四蹄  
向天飛舉  
而且

毛蹄上  
鈎爪  
發火焰。

7

貪食  
不動搖，  
就像水牛一條，  
我磐石般蹲踞在  
夕陽的  
長的襖袍，  
我現在坐住  
手足都伸開  
在宇宙的肥胖的山椒。

8

黑林  
生長  
在我叢毛的腹上，

石樣的杉樹間  
灰色的狐狸們，  
在幄帳  
燃起一枝燭火  
作彌撒的  
供養。

9

久長  
不是由手創  
我很重的轉着我的眼睛  
如像轉着磨輪  
那青色的磨坊  
天上。

10

慢慢的  
我咀嚼那灰色的反響，  
并且

直到  
死亡的兄弟  
以我聰明的  
歡樂的肚皮。

11

透過緊閉的眼皮  
我覷  
在我兩腿間條條的新河  
膨漲在金色的  
翎毛之上的  
新地。

12

聽着地球的說話  
我吐痰  
用着向外吹的下唇，  
喂，你看！  
雨滴

傾瀉出長槍的聲響  
并且叮叮璫璫，  
滴穿地床。

13

久長  
不是由手創  
以賦生的陽春的精神  
我飄蕩  
這耕種的田場，  
并且  
在宇宙裸露的膝上  
我流出  
我永久勝利的  
青的水漿，  
霍參那最高無上！（註）

（註）霍參那 Hcsanna 希伯來祝福之神，或用爲祝福之詞。



## 縫衣人

我今天有針那樣的尖銳，  
我縫衣直縫到夜深才睡，  
黑夜掀下她藍黑的長袖，  
她星眼深盼到我的床頭。

我今天得到個大的啓示：  
我要把一切人縫在一起，  
我歡樂地抽動我的針線，  
趕快要把我的工夫做完。

讓有孔的靈魂到我面前；  
我有織補球，我有粗的線。  
打呀，赤熱的心在我胸中！  
打成爲廢物呀，把我迷夢！

二千一百工人住在店中，  
都一齊彎腰曲背的做工，  
縫衣機器上上下下的動，  
像不停的鑼鼓敲的瑟瑟。

滴搭，滴搭，滴搭，滴滴搭搭，  
針梭是心樣的迅疾抽扎，  
紅線穿引的像一場春夢，  
要將那開始的事物完工。

我們縫工縫就黃金世界。  
從東到西用針連成一塊  
在太陽的明亮亮的帳下，  
我們在深紅的風中旋耍。

滴搭滴搭，針梭迅疾抽引  
堅硬的快活的鋼針注定。  
我們定要把這工作完成，  
生命的紅園才能花開長永。

Alexey Kapitonovich Gastev

X

## 嘉斯特夫

(Alexey Kapito vich Gastov)

1882——

### 我們長自鐵中

你看！我同車床，鐵錘，鍋爐，鍛冶器立

在一起，還有許多的同志。

頭上——是錘鐵的地方。

兩旁——是豎柱與橫樑。

牠們高舉到七十尺的高度，

牠們穹窿在左方右方。

牠們在圓屋頂上相會，巨人的肩膀撐着全部  
的鋼房。

牠們向上推送，牠們很壯，牠們很强。

牠們是需要更大的力量。

我看見牠們長得很直。

生鐵的血流衝進我的血脈。

我生長的更昂藏。

我生成鐵肩，兩膀是無比的壯健。

我的骨格是一架鋼。

我立起來。

觸着了屋緣，屋棟，屋頂，我的肩膀。

我的足立在地上，我的頭已經超過棟樑。

我以超人的努力緘默，但我已大聲的叫出：

“讓我來說，同志們，讓我來說！”

鐵的回聲應出我的吼叫，全部建築不安的

動搖。可是我長得更高，長到烟突的  
頭腦。

我不再講故事，亦不會令辭，我只叫我的  
鐵聲：

“我們要勝利！”

### 工廠汽笛

工廠區中早晨的汽笛鳴叫，那并不是召集  
奴僕，那是將來的讚頌曲。

我在許多下賤作坊作過工，早晨開工的時  
候都不同。

現在八點鐘的時候，汽笛一聲叫擁多少羣  
衆。

現在我們都是一齊動身去趕這一秒鐘。

幾百千萬人都同時舉起鐵錘，

頭一槌，萬槌齊下如像春雷。

這汽笛唱的甚麼？

牠們是六一統的晨歌。

Михаил Дрокофьевич Герасимов

**IX**

## 吉拉西摩夫

(Mikhail Drokofyevich Gerasimov)

1889——

### 第一球的轉動 (選自“電歌”)

從什麼的星雲中  
迸出一個星團  
落在泥塗的蘆叢？  
一羣農民不勝撼動——  
光的電爪



加以掀擊  
那光威把這些石人捏纒。  
微笑的奔泉  
流出牠們稻草般的鬚間，  
牠們吞嚥下新的光明，  
并且還用兩手  
把春光挹攬，  
春光已爲人手抹完。  
絕望而嗚咽的洪水之門，  
隱藏在跳躍的泡沫之下。  
骷髏般的樹上，  
骨架般的柱上  
我們拴繫以光明的神經。  
村舍的木骨，  
牠的大的肋樞，  
都是銅筋之所造成。  
成千的電爪  
都沉入 izba 的心，（註）  
沉入農民的心。

在窗間瞎了幾世紀，  
爲煤灰敷得昏冥，  
星座已經潰崩，  
爲新的世界孵化出新的眼睛。

(註) izba, 俄文，訓茅舍。

Demyan Bedny

XII

# 白 德 宜

(Demyan Bedny)

1883——

## 新 林

幾年前有一位地主先生，  
他趕車經過他豐盛的山林。  
    趕車的僕人菲卡坐在車台，  
    筋肉與骨格是那樣的粗大。  
這地主不勝驕傲的說這是他所栽養。  
“你看我的小樹，菲卡：松木與赤楊！”

奴才，這是樹林喲！喂？你看一下；  
有人以為是空費，但是你看罷！  
鐵路的枕木就這樣長得很好——趕過去採  
一些枝條，  
農民要挨打的時候——鞭子是不可缺  
少。”

“是的，”菲卡遲緩的答道，

“是的……這樣的事情真妙……

牠們會慢慢的長高……

會作成粗棒，我敢擔保。”

這故事的含義，人人都很明朗：

幾年之間每根枕木都成了一條棍棒。

## Nepmen(註)

同志，拿以主人的眼光，監視着牠們。  
讓牠們在廣場上游牧，  
這些牛要喂得很肥很高，  
才能做成豐盛的多汁的饌物。  
毛絨且等牠長起來。 不要自作聰明  
把毛剪了，不然他給你的是無着。  
就要威駭牠也不要用刀，用鞭子就夠了。  
可以剪了，要在時間已經成熟，  
那全羣的密毛都可以一齊剪落。

(註) nepmen 是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蘇俄之暴發戶。

## 無人知道

(一八七〇·四·二二)

日子還是平常的日子，  
天色與街衢是同樣的灰頹。  
一般的強烈的紛亂，  
在警察的手棒之下指揮。  
得意着他有光澤的新帽，  
神甫大踏步的走下教堂的中座；  
旅店正爲叫囂鬧嚷所動亂，  
流氓們在嚙下命運所賜與的甚麼。  
女店員是繁忙的爭執  
像那蜜糖罐上的蒼蠅。  
對對的男女狂舞着傾談  
眼望着綢緞商人的紅運  
在一座官衙公署的門前，  
莊重的農人心跳口吃，

在那兒飛動着黃色的紙片，  
一道死刑的御旨，幾月之前。  
防火人注視四方的在塔上盤旋，  
就好像一個人看着狗熊帶着鎖鍊；  
兵士進行着像煞奴隸，  
服從那教練官的節制。  
行商隊迂徐的馬車折繞船塢，  
船塢中油漆的工人不斷的粉飾；  
又在監視之下，在萬丈的黃塵之中，  
一個大學生在路上勞動。  
一個叫嚷連天的醉鬼，  
在辱罵純良的夥伴與弟兄，……  
露西亞負痛的受着荊棘，  
可憐的媽媽背着她舊的十字，  
日子還是平常的日子，  
沒有一個靈魂知道 —— 列甯已經出  
世！



## XIII

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 馬亞柯夫斯基

(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1894——

### 我們的進行曲

爭鬥的獸街上有反叛的進軍！  
驕傲的頭腦比連山更要嶒嶸！  
我們要激起第二次的洪水  
來洗淨一切行星的各座荒城。

這些斑斕駁雜的日腳，

迂徐地拉着歲月的馬車。  
我們的偶像是迅速  
我們的心臟是大鼓。

誰能與我們黃金的光明相配？  
難道蜂腰形的槍彈可以咬人？  
我們以歌曲的武器唱着回去，  
大塊的黃金——我們如雷的聲音。

把日子覆上艸茵，  
把草地漆成碧綠；  
把流年飾以青天！  
在彩虹之下結縛。

望着上天，打着呵欠：  
已經趕出了我們的笙歌。  
咳，北斗七星  
要抓起我們到天上去過活。

滿飲着快樂嘍！狂叫！  
春光融解了我們的血潮。  
心臟嘍，你高興罷，你跳！  
我們的胸廓是古銅的堅牢。

### 巴爾芬如何知道法律是 保護工人的一段故事

巴爾芬每次都在前線上作戰，  
為公社當兵的責任算已盡完。  
他流過熱血成桶。  
現在回了家依然作工。  
他看着莫斯科，看着一般的人羣，  
他於是搔着自己的頸子而發出叫聲：  
他說“我是不得不找我的麵包，  
但這兒是‘劣布’——我如何是好！（註）  
我會要很多次，站在辦公處帽子捏在手裏。  
但是東家將另自請人來作我的代替。

啊，滾他媽娘的，滾下地獄，  
我只嗅點香氣——很高的掛着一隻鵝！”  
普拉夫截斷說：“過來，夠了。  
你爲甚麼說出了那樣的材料？  
今天我們的辦法和從前不同：  
你不能夠任意被人雇用，任意註銷。  
莫有人敢揮舞他粗的手杖，  
把工人趕出工場。  
工人要到勞工局去就有法想。”  
巴爾芬咆哮的說：“不消同我講！”  
普拉夫又搔着頭大嘆道：  
“這不是以前的年代，今天我們已經在朝；  
今天不是東家的雇用和開除，  
那亡八的東家是要到勞工局去承包。”

(註) 劣布 (Nep) 卽 Nepman 之縮語，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後之暴發戶。

## 非常的冒險

Yaroslav 鐵道附近，Pushkino，Akula  
山，Rumyantzev 夏屋，有感。

落日照出百個太陽，  
夏季已瀉入七月，  
炎熱既張揚而號叫，  
又捲抱了青天——  
於是這件事在鄉間出現。  
這個山，名叫 Akula 山，宛延着牠的背脊  
聳得很高的，  
下臨 Pushkino 的茅屋，環繞着街市。  
鄉村的樹皮屋頂切曲了山坡  
更向着炎熱低首。  
現在，離開鄉村很遠，  
有一個裂開的大洞，

每天如此  
太陽都鑽進這個洞中，  
慢慢的而且很確實的到了明天  
牠那發光的頭腦  
從山洞中又要出現  
一樣的鮮紅  
一樣的方式。  
就這樣的情景日日天天。  
所以我惱了，  
是的，我有點困厭。  
使我發狂地是我知道  
萬事是一律千篇。  
撫遍牠的苦痛，我有一個回叫了，  
向着太陽的紅的面孔：  
“滾下去！  
忘棄你有虱的山洞！”  
我這樣向太陽叫喊：  
“你甚麼東西！  
你住在雲端的軟處，我住在此地，

不知春秋的螻蛄，  
驛站的郵人，如此而已！”  
我向太陽叫着：  
“你等一下！  
聽我說，你銅製的眼窩，  
你爲什麼不下來遊耍，  
同我  
喝一杯茶？”  
我到底做了甚麼！  
我而今失掉着落！  
那太陽向我來了，  
帶着牠的光芒四出  
攀過厚田而向我。  
假裝着我並沒有驚駭，  
我心跳的退立。  
他的眼睛而今是望着園林，  
他的足跡而今是通過園林。  
射滿了  
窗櫺；



射滿了  
門楣與裂痕，  
龐大的太陽跨入，  
就是——這樣滴進，  
均勻了他的呼吸，  
發出宏大的銅鑼般的聲音：  
“我臉上不能不發着我猛火的燃燒，  
由開關到今才是第一遭，  
是你把我相邀？！  
那麼，詩人，拿茶來！  
并且不要忘了果醬。”  
雖然我全身發熱，  
滴出的汗雨如湯，  
我還去捧出一個茶缸。  
“請坐罷，  
發光的老鄉。”  
這必定是有一個妖魔  
他使我向太陽犯了衝闖。  
我趕出去了——

坐在椅子的邊上：  
我恐怕有甚麼東西又要出現。  
但是那太陽  
射出他的奇光——  
他亦不見得如何着惱——  
我亦忘記了我的心慌，  
不再羞怯，  
坐下——  
與發光體談說。  
我閒談  
說到這個  
又說到那個，  
不久，  
我同他便稱弟道哥，  
我拍着他的背壳。  
太陽  
并不見外的，他講：  
‘好的，同志，我敢說，  
我們真是一雙！’

就這樣幹罷！  
詩人，我們歌唱，  
大聲的歌唱，  
驚倒這黑暗的上下四方。  
我放出我的光芒，  
你一樣地  
要放出你的詩章。”  
這太陽就收斂了他的射擊——  
搖亂了夜晚的陰影，  
配流了黑暗的運命。  
儘量的永遠照耀呀，  
光線呀，音韻！  
太陽疲倦了，  
黑夜，那不靈的昏沉的腦袋，  
要想假寐片刻，  
突然我熱情地燃起火來，  
儘量的放出輝光——  
白晝便咆哮而發揚。  
隨時放出輝光，

隨處放出輝光，  
一直到無窮的永劫，  
永遠放出輝光——  
就這樣  
是我的口號，  
也是屬於太陽！

## **XIV**

**Alexander Ilyich Bezymensky**

## 柏撒門斯基

(Alexander Ilyich Bezymensky)

1882——

### 農村與工廠

平立的茅屋像是許多竹籃。

飛的鳥，綠的林，曠場，烈日炎炎。

蛛網結張在靈魂的黑角。

思潮是遲緩的耳語，和平，退步不前。

汗臭繁密的蒸出，還有塵煙。

輪嘶笛叫，脆鋼的細片。  
直爽勇鷲的思想，煩重的工苦。  
生命的血脈跳動的如嬰兒的煩繁。

**XV**

Vasily Vasilyevich Kazin



## 喀 辛

(Vasily Vasilyevich Kazin)

1898——

### 砌 磚 人

我晚間在回家的路上徘徊，  
倦怠是一位同伴逡巡不過；  
我的圍裙爲着黑暗歌唱  
唱着一首激烈的磚片的紅歌。

牠歌唱我鮮紅的担負，

這擔負我把牠引得很高，很高，  
高到無可再高的屋頂，  
這屋頂衆人稱爲天邊。

我雙眼是暢飲的處所，  
風聲有迷茫的音調，  
清晨亦如像一個工人，  
把牠自己的紅磚舉得高高。

我晚間在回家的路上徘徊，  
倦怠是一位同伴逡巡不過；  
我的圍裙爲着黑暗歌唱，  
唱着一首激烈的磚片的紅歌。

## 木匠的鉋子

尖滑的鉋起去，  
英勇的不留停，  
我的鉋子像隻白鳥在游泳。

現在她迅速的  
在激盪中飛鉋，  
有如飛揚的鉋花。

航駛呀，不彎曲的一個，  
驕傲的一個，驕傲的一個，  
雖然河道是那樣的粗率。

溫暖是流着  
經過鉋花的浮沫之波  
那鉋花是你所鉋出。

現在她輕妙的度梭  
震過那跳躍的  
浮濤的瀑布的傾落——

啊，我的好人，  
盡你的責任，  
泡沫在我的膝旁蒸騰

附 錄

## 附 錄

### 作者評傳略

#### 一 布洛克(1880—1921)

布洛克是他祖父作教師的彼得堡大學的學生。他是屬於第二代的象徵主義作家，1905年發表他的第一卷詩集，帶着很濃厚的 Solovyov 的色彩。震動俄國的革命（1905）在這個詩集中是看不出來的，顯然有動搖的末日論的預圖，供奉着永生的女性。然而，在這裏他的理想是帶着中世紀精神同肉體結婚的美女（Lady Beautiful）的觀念。這些詩歌，都用的很淺易的象徵寫法，莫有一點感覺，簡直同頌聖的祈禱詩一樣。以後

的詩集，才加入了感覺。這素樸的調子被地球的高歌壓低下去。布洛克逃出修道院的高垣而迷途於大道。美女的裙裳是被污了，詩人走到情感的十字街頭，很自信的他是“命定的要在天上去愛她，但是要在地上害她。”基督與俄國是布洛克的三位一體之其他兩位，他們的 Golgotha（耶穌被難處）與布洛克自己的大大不同的。究竟他是修道院丑脚所用的面具的製造者，還是在俄羅斯人獅前的另一 Oedipus（神話中破 Sphinx —— 人獅之謎者），究竟他寫的是虛偽的象徵主義之兒童歌，抒情劇，還是寫的是 Yeats 早年的回憶詩，他在情感流露上，藝術手腕上，總是敏銳而成功的。

這使這位美妙而淡遠的抒情詩人，寫出一篇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詩。1918年一月，他寫下他的簡略而繁複之敘事史“十二個”（The Twelve —— 已早有中譯本，北新版，故在本書中未將此詩譯入。L）詩中如所說的那樣，有充耳的人世的騷亂，據說是他在一天晚上寫成的。這詩在俄

國以外都是著名的，並且譯成了許多國語言。

布洛克以心疾死於他的被圍困的國家之饑饉的首都中。

## 二 柏勒(1880— )

被圍繞在教授的空氣中，科學是大多數的質素，以假名柏勒著名的布格葉夫(Boris Bugayev)有藝術家與化學分析家的兩重生着。這位藝術家專究心於形式的問題。

他創造出一種有意味的經驗的形式，名之曰“和聲”(Symphony)，用有聲韻的散文，文字的工具，發展的音樂階拍。這位化學分析家把數學公式應用到詩人的顛狂上來，至少是為俄國人開創一種韻文科學。微妙的但是柏勒並沒有感覺，只是神祕，他摸索着要向那“無時間的蠟燭”的基督之光，他生活於不可說的將來之無定的希望之下。這種形而上學的矛盾，經常的浸入他的韻文努力之域。他比任何人還有責任來應該把象徵主義理論化，但是已很夠特別了，他簡直把這種星雲



建立在宇宙觀中，而且差不多在人生觀中了。

他的詩的簡薄，有時簡直使人想到安徒生童話上的皇帝的鐘。他的詩之神祕色彩，有他兩部著名的小說，“銀鴿”，“彼得堡”，更可以證明。經過這兩種動力，默示的與樸實的這一個奇怪的矛盾，終竟為神祕論的覺悟所壓伏下去了。

無產階級革命從柏勒抽出許多的詩來，我們舉出“基督起來了”這一首。俄國，他曾經失望過的，他把牠看成新的拿撒勒（Nazareth，耶穌生處）。作者說他這些詩，沒有甚麼政治的意義，不過有包有非此時此地的神祕經驗而已。他寫這些詩時，殆與布洛克的“十二個”同時。他曾經在德國駐過一個時期，在那裏發表一部詩集，一冊“一個奇怪傢伙的回憶”。但是他終竟歸來，在1926年，因一個蘇維埃出版所，印行他的紀念碑的長篇小說，“莫斯科”之最先兩卷。

### 三 葉賢林(1895—1925)

葉賢林是 Ryazan 省人，出自農家，在青年

詩人中，他是最有天才的一個。1916年，發表第一冊著作。有一個時期，他很努力於未來派的一分派的幻想派（Imazhinisty—Imagist），是1919年發生的。這個時期，他是莫斯科文藝咖啡店的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他同鄧肯（Isadora Duncan，著名跳舞家，已故）的結婚，更使他四遠聞名，而且有了一個遠函至美國旅行的機會，但是於他無有一點補益。在三十歲的時候，就得了很重的痢疾，以衣箱上的皮條，自縊於列寧格拉旅舍中。在他最後的一清晨，他寫給他的一個朋友，他沒有墨水，送他一首他用自己的血寫的詩。

他的著作現在更受歡迎，國家出版局正在編印他的全集，一行也沒有漏去。這是事實，葉賢林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他絕沒有完成他青年的大希望。他的早期作品，同 Kluyev 一樣，很詳於農民的生活與信仰，是最好的。

#### 四 馬林霍夫（1897— ）

這位早熟的青年，於二十一歲就發表他的詩

集，“心的陳列室”(The Show-Window of the Heart)。他是幻想派叛徒的領袖，寫過一些非常本質的詩。

## 五 愛蓮堡(1871— )

愛倫堡是以活潑辛辣的長篇小說家著名。他也寫了很多的詩。他在國外多年，但是革命後最可厭惡的四年中他是在國內的，他嘗了這四年的恐怖，以後就充分的享受了。

## 六 佛洛辛(1887— )

佛洛辛的生活，有三種要承認的原素，就是地方，書籍與人物。首先是地方。他是Zaporzbia系哥薩克人的後代，生於 Kiev 地方。他早年的印像是深結於 Scythia 平原的 Hellen 土角，即 Crimea 半島。二十三歲時，到中亞細亞。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在地中海濱他才發現“他的精神的故土”。這位跳躍的詩人，在巴黎駐過。其次才是書籍：自然首先是俄國書，其次是外國書：

法國的詭辯與印度的幻想。人物，佛洛辛認為是最後的。所以他的酸素浸入雕刻版，總是腐蝕他的生命，否則風景之地，有靈異或人物呈現，足供大流連者，始能追憶。

他自承認他的韻文是從 Ivanov, Falmont, Hérédia 學來的。無論他在俄國詩人中的地位如何，顯然從他的發聲與色彩上，有 Hérédia 的正確性與黏質的純粹性。佛洛辛的詩是很富於觀察的詩。真的，他是以畫家的職業來維持生活的。同 Hérédia 一樣，他是有充分天才的十四行詩的作家。最後，我們說也如 Hérédia 一樣，這位詩人是一位摩登主義者 (Modernist)。

革命時與內戰時，他在 Crimea 半島，在這些時期中，他寫了許多挑動的詩，與那些神祕熱的，愛國主義的作風，完全不同。現在國家出版局正在預備出他的詩集。

## 七 阿克馬托瓦 (1889— )

阿克馬托瓦有一個時期，奮力於專門攻擊象

徵主義的 Acme'st 派詩人中。1912 年，她發表四大卷詩集的第一卷。她的著作，發現還有天才的抒情詩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與沉着的用詞。她的疎淡的韻文很喜歡用顛倒的簡語。革命並沒有威駭了她，依然在蘇維埃共和國度她的生活。

## 八 伊凡諾夫(1866— )

伊凡諾夫的生活並不是一個“很早就從事文學，立刻表現，於是完了”的。牠的果子是慢慢的生長，後來才成熟。他在國外度學生生活很久之後，到三十七歲時才開始寫作，就加入象徵主義的陣營。他從“蒙森(Mommsen) 雅典，羅馬”學得古代藝術，又從 Nietzsche, Dostoyevsky 學得近代藝術。伊凡諾夫的思想有一個奇怪的特質，就是酒神(Dionysos)與基督的合體，這是希臘思想在俄國復活的特質，也明證他的“受難神的海倫(Hellen) 宗教”之堅決的議論。他的精美的藝術，完全是飼養酒神的葡萄，但是這有一個聖禮的意味，而且經過他的酒神的形表，現出悲劇

的耶穌的偶像。在他看來，宗教是文化最重要的質素，藝術只是造謊，妖術。他與老一輩象徵主義者不同的，他不是建築於個人主義上，而是建築於 Sobornost（共同的宗教經驗）的原則上。他有一種神祕的主教的智識與態度。

伊凡諾夫的詩，對於大家是魚蛋醬。他的靈感藻飾著博奧的意義，錯綜的思想。但是在許多抒情詩中，澄清的，金亮的藝術美，終竟壓伏了陰暗。有些詩帶着純粹的希臘形式，有些詩燃着“AE”的精神的火燄，有些詩是 Francis Thompson 的歡樂的調子。1920年，他住在饑饉的彼得格拉城中，寫了許多冬季十四行詩（Winter Sonnet），充滿了損失與變換之交替的悲哀。不久以前他在 Baku 的 Azerbaijan 大學教希臘文，他從前曾在那裏當過教授的。他又是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

## 九 阿里辛(1887— )

阿里辛是屬於革命所產生的詩人之一，而且

被大家認與 Kluyev 及葉賢林同是農民派作家。他的詩集有兩卷，於 1923 年至 1925 年中相繼發行的。

## 十 嘉斯特夫(1882— )

有一個時期中，這位詩人去當過鎖匠。他只於 1918 年印行了一薄本詩集。他不再寫作了，現在努力於莫斯科中央勞動學院的工作，他認為這是他“最後的藝術作品。”

## 十一 吉拉西摩夫(1889— )

他是一個鐵路工人與農婦的兒子，很小的時候就不得不出去作工，但是他努力求得一點智識。十六歲的時候加入社會黨，兩年後就因為他的革命活動太厲害了，被緝而逃到國外。在國外的時候，他做些奇怪的職業，而大部分的是游蕩，當過輪船火夫，在海上跑來跑去，他能比較法，比，意，三國監獄，因為那都是充過他的家庭的。在大戰的時候，他是法國軍隊的一個志願兵，後來

回國，任過蘇維埃政府的各種職務。由 1917 年到 1924 年，他發表了十六冊詩集。他是屬於莫斯科“無產作家”的“鍛冶社”(Smithy)的。

## 十二 白德宜(1883— )

“他是一個以詩為武器的鮑爾塞維克”，1910 年他加入社會黨的鮑爾塞維克派，那時他就開始寫詩。他的本名是 Yefim Alexeyvich Pridvorov，白德宜是他的假名。他的作品，是把時事用韻文來連天的談諧註解，有些時候簡直是很壞的詩，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國內能夠如民歌一樣的通行。實際上，他有許多詩簡直就是民歌。他採用很流行的傳統的腔調，寓言就是他所愛用的一種詩式。1923 年，政府賜給他一面紅旗獎章，因為他在前線宣傳，頗著勳勞。他做了許多軍歌，及紀念詞，如紅場上的革命烈士合墓碑，就是他題的。他的著作集，共為十二卷，已開始印行。

## 十三 馬亞柯夫斯基(1894— )



馬亞柯夫斯基二十歲時，死了森林家的父親，全家由高加索遷至莫斯科，於是家道中落。他的幼年教育是很不順利的。十四歲就加入社會黨的鮑爾塞維克，成爲一個煽動者，不久被捕入獄。十一個月的徒刑期中，他唸了很多的書。出獄後入藝術學校肄業，但是又遭了斥退，因爲他署名於1912年未來派的一篇宣言上，宣言名“對公衆嗜好之牙床的打擊。”他繼續以多種方法來作弄公衆的嗜好，例如服黃色襯衫，招謠鄙市。日以吟詠爲樂，但腹中蛙鳴不已。在大戰的時期中，他最初發表他的詩集：“背骨管”“喘息的雲氣”。鮑爾塞維克革命的時候，他參加這門鬥爭，他擁護這個新時代的武器是詩筆與畫筆。據他說，他畫過三千張標語，寫過六千首有韻的口號，其時他在俄國電報通信社工作，這是蘇聯政府的正式通信局。一開始馬亞柯夫斯基就是鮑爾塞維克的宣傳家。許多的作品，有些是先發表在日報上的，他喜笑怒罵，輕描淡寫，滑稽莊重，都是爲的鮑爾塞維克。他寫過一篇戲劇“神祕的小丑”，但是

并不如他的韻文之受人歡迎。他主持莫斯科未來派協會的發行事務，并編輯一個評論名“Lef”的，這意思就是說代表藝術的“左前方”，現在又發行繼Lef而起的“Novy Lef”（新左前方）。1925年，出國旅行，至美國各地。

#### 十四 柏撒門斯基(1882— )

十九歲時，柏撒門斯基加入共產黨，在有名的十月的時候，他在彼得格勒為鮑爾塞維克一面鬥爭。從此起他在共產主義青年團中非常活動，作過青年團中央機關報的主筆。他是莫斯科無產作家所謂“十月社”的特別社員。1926年，發表他第一卷詩集。

#### 十五 喀辛(1898— )

喀辛畢業於柏勒為校長的莫斯科普羅文化學校的文學系。他被邀為1920年設立於莫斯科的無產作家協會名“鍛冶社”(Kuznitsa-Smithy)的社員。1922年，發表第一卷詩集，1926年，發表一

首長詩。他參加過共產主義的青年運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0506B